

国际博物馆日“宝博”三展齐开——

眼遇精彩 只等你来

本报记者 王星

5月18日是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当天,我市文博单位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并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举行三大展览的开展仪式,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互动的平台,加深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与认同。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主办,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宝鸡日报社、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

承办。当天向公众新开设“发现宝鸡 证史鉴今——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近十年考古成果展”“寻觅,那一抹蓝——烟台市博物馆馆藏金属胎珐琅器展”“记‘疫’——宝鸡日报2020春季视觉作品展”三大展览,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文化选择和文化享受。三大展览共展出文物600余件,展出抗疫期间摄影作品近300幅,展期至8月18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发现宝鸡 证史鉴今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近十年考古成果展

宝鸡是陕西的文物大市,其历史悠久,文物资源丰富。宝鸡市考古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是陕西省组建最早、也是全国组建较早的地市级考古研究所。40年来,宝鸡考古工作者头顶烈日、肩披风霜、手

持铁铲,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和墓地达80余处,出土的文物1000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00余件,保护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发现宝鸡 证史鉴今——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近十年考古成果展”

上展文物500余件,时代上迄商周秦汉,下至宋元明清。展品汇集有王室贵胄的金玉礼器,也有寻常百姓的锅碗瓢盆;有经过科技保护和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文物,也有刚刚出土还保留“原生态气息”的标本……通过这些文物,观者仿佛看

到了场面盛大的贵族宴饮;以及在窑火边辛勤劳作的工匠身影;依稀听到丝路古道上悠扬的驼铃声;沙场上金戈铁马的厮杀声……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展览通过石鼓遗址(渭

滨区石鼓山商周墓地)、凤州印记(凤县大坪墓地、东台墓地)、东沙流金(高新区旭光墓地)、千阳古窑(千阳陶窑遗址)、蟠龙追孝(蟠龙新区宋代墓葬)五个部分,解读遗迹遗物,在一件件文物中寻找祖先的智慧,探寻先民的创造精神。

寻觅,那一抹蓝 烟台市博物馆馆藏金属胎珐琅器展

源于阿拉伯的珐琅器,自元代传入中国后,便以雍容华贵的造型、富丽堂皇的色彩、寓意吉祥的纹饰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至清代,珐琅器的发展更是到达了顶峰。由于画珐琅、内填珐琅等欧洲珐琅工艺技法的传入,清代的珐琅工艺有了更多的表

现手法。新旧技法的交融、新风格与传统的互相启发,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精彩作品。

“寻觅,那一抹蓝——烟台市博物馆馆藏金属胎珐琅器展”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从烟台市博物馆引进的精品展览。此次展览展出的烟台市博物馆馆藏86件珐琅器,多以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为主,尤以掐丝珐琅居多;时代横跨明清至近

代,覆盖了珐琅器发展的高峰与传承,较为清晰地反映出珐琅工艺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这批珐琅器拥有变化多姿的造型、精密繁复的纹饰、金碧交辉的色泽和雍容华贵的气韵,展现了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珐琅工艺精湛优良的制作水平。

此次展览以珐琅工艺将展览分为掐丝珐琅和画珐琅两个单元,讲述珐琅器的历史与技艺,解析常见的中国传

统吉祥纹饰,并将其中的图像糅合历史文献加以深化,让观众在领略珐琅器物之美的同时了解传统技艺、聆听中国故事、增强民族自信。

记“疫” 宝鸡日报2020春季视觉作品展

值得一提的是,“记‘疫’——宝鸡日报2020春季视觉作品展”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首次与地方媒体联合办展,以社会重大事件为题材的纪实图像展,也是我省首家博物馆举办的抗疫主题展。

2020,岁在庚子,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荆楚大地,蔓延波及全国。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人民万众一心,以静战“疫”;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

区干部冲锋在前,共同铸就了联防联控的钢铁长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刚刚打响,大年初二下午,宝鸡日报社全体编辑记者取消春节休假,立即返岗上班,像每一次发生重大社会事件时一样,打开了全天候守望的灯塔。

这个名为记“疫”的展览,就是集中浓缩了我们的记者在战“疫”采访中的所见所闻,记录我市医务工作者、交通干

警、基层干部、环卫工人、志愿者们、市民等逆向而行、坚守岗位的瞬间,展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各行各业的精神风貌,传播社会正能量!

这些包含着温情与感动、慷慨和壮烈的画面,不一定有美丽的光影和巧妙的角度,但有新闻最可宝贵的真实。记录这些真实,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有力量去迎接各种挑战,战胜各种困难。



源远流长的鼎文化

陈亮

鼎是青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贯穿了整个青铜时代的始终。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大约1500年的历史进程中,鼎从一件日常的生活用器逐渐走向政治舞台,成为国家政权的标志。尊贵的社会地位,深厚的精神内涵,完美的艺术形式,汇聚于铜鼎一身,使其成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代表。

铜鼎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陶鼎演化而来,最初用来烹煮食物。最早的铜鼎见于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经商、周发展至极盛,两汉至魏晋时期逐渐衰落。

早期的铜鼎,因铸造技术的局限,形制比较单一,以锥足圆鼎为主,器壁较薄,纹样简单,充满了原始性。

商中期以后,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和日益重要的祭祀的需要,鼎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方鼎和分档鼎,且形体也不断变大,鼎足由原来单一的锥足发展为柱足和造型各异的扁足;同时纹饰也逐渐精美繁缛起来,甚至整器都有装饰的纹饰,而且主次分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商代中期偏晚的时候,以族徽与日名为主题所构成的铭文开始出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后母戊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青铜鼎由此进入了它的繁荣期。

西周是青铜鼎发展的全盛时期,时代的更替变革必然会给青铜器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这一时期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纹饰和鼎足上,纹饰由繁缛逐渐简约,青铜器满花的装饰风格已经不是主流。另外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是鼎足。西周早期的柱足从中期开始向蹄足的方向发展。更重要的突变是这一时期的青铜鼎已经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制用器,由此也赋予了青铜鼎政治与精神的含义。列鼎制度就是在这时兴起的,具有纪念碑性质的长篇铭文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铭文内容涉及册命、战争、诉讼和婚嫁等许多方面。在类型上,西周青铜鼎较前也有所发展,既有庙堂重器,也有人间烟火气息浓郁的实用型的温鼎等。

东周以降,周王室日趋衰微,争霸与兼并不断,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却迎来了铜鼎的第二个高峰。

各地诸侯为了彰显实力和等级,僭越造鼎的现象不断,于是各地都发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铜鼎。如繁复精美的楚式铜鼎,就是以浪花飞溅般的变形蟠螭纹为主要装饰纹饰,显现出楚人的浪漫主义精神,如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王子午鼎。而承袭了周人文化的秦式铜鼎却日趋质朴,纹饰也较楚式铜鼎简单。这种充满了僭越的用鼎与周代礼制相矛盾,于

是,作为礼器的铜鼎就渐渐消失了。虽然它已经失去了“名尊卑,分上下”的社会功能,作为曾经的庙堂祭器,人们还是给予鼎很高的礼遇,并赋予其文化象征意义。

汉代是青铜鼎走向衰落的时期,铜鼎形体较小,以实用为主,器壁较薄,多为鼓腹、素面,铭文一般刻于鼎外,如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羽阳宫鼎。



出土于宝鸡的大克鼎

青铜之乡识铭文

陈亮

据统计,现存商代和西周的铜鼎有1000余件,而宝鸡作为周秦故里,出土的铜鼎以西周时期为主,并以铭文见长。周人长篇铸铭的目的,正如《礼记·祭统》所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文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康王时的大孟鼎和昭王时的旃(yú)鼎为我们提供了西周时期社会土地占有形态的真实情况。恭王时的五祀卫鼎和九年卫鼎为研究西周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康王时期的小孟鼎详细记载了康王时期孟受命征伐鬼方的情况,这是青铜器铭文中所见战争规模最大的战役。厉王时禹鼎记录了周王朝讨伐南淮夷、东夷的史实。恭王时的师鼎是研究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特别是2003年出土于宝鸡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逯(lú)鼎,数量达12件之多,而且每件都有长篇铭文,创下考古史上窖藏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纪录。其中四十二年逯鼎铭文记录了周宣王四十三年(前785年)六月丁亥这天,逯因治理林泽有功,周王册封其为官司历人(监察官)并训诫其如何施政,以及赏赐的情况。“司历”是西周时期监察一职的称谓,说明至少在西周宣王时期中国已经有专门的监

察官员了。更重要的是铭文中年、月、日、月相的记录是我们解开西周历史之谜的密码。迄今为止,在眉县杨家村一带先后出土过4批青铜器,其中至少3批已经确定为单氏家族窖藏青铜器。在一个地方如此密集地发现一个家族的青铜器,是否在告诉我们,这里在2800年前曾经生活着一个绵延了数百年的钟鸣鼎食之家?

类似单氏家族的西周王臣贵族的青铜器窖藏、墓葬,在宝鸡屡屡发现,分布也非常密集。这些窖藏、墓葬的主人如南宮、函皇父、善夫克、裘卫、伯多父、单速等都是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当年他们埋入地下的那些诸如大孟鼎、大克鼎、毛公鼎、逯鼎等青铜瑰宝,如今都变成了博物馆里的珍藏,成为曾经辉煌的记忆。

3000年过去了,那些生活在陈仓大地上的世家大族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那段被历史遗忘了的记忆正慢慢地被不断出土的青铜器唤醒,它们或美轮美奂,或正史补史,或工艺精湛,正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为我们还原历史,为后人书写“青铜器之乡”今天的辉煌。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在历史文化遗产过程中没有发生断裂的国家。铜鼎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品质的凝聚。古往今来,“鼎”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钟鸣鼎食”等,这些家喻户晓的词语,在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字里行间所蕴涵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和传统美德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这两篇文章分别刊发于4月6日、4月25日的《人民日报》,作者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陈亮,人民日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